

拔牙记
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故除了偶尔剪剪头发和指甲，盲肠都还留着呢。那颗“右下六”虽然已经折磨我许久，也想都没想要把它拔掉。

但无法吃东西却是个严重的问题。去了一个很老牌的口腔医院，看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大夫，说是牙髓发炎，可采用“根管治疗”，也就是在牙上钻个洞把牙髓神经杀掉。

医院正在装修，整栋小楼充斥着刺耳的电钻声，感觉头皮麻酥酥的！

打麻药，开钻。几分钟后，打通。再几分钟，装药完成。初战告捷。谁说钻牙难受？尔尔而已！

接下来的一个礼拜，那颗牙一点不痛。心想医术不可以年龄性别衡量的。按期复诊，我说：既已不痛，封起也罢。小大夫却说：必须清理、换药，下一次才能封堵，“这叫程序！懂吗？”

但事情很快就失去了控制。小大夫重新开钻。半小时后，又喊来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大夫，钻具三易其手，左勘右探，俩人还不停地研讨：是这儿吗？——不像。——那么是这儿？——好像是，可又不太像。——让我来吧……

脑海里慢慢浮出抗日军民挖地道的场景！

一个小时过去，两人的判断接近一致。我用手使劲把下巴推回到原来的位置，问她们刚才在忙乎什么。小大夫答：“上次少钻了一个根管，这次得把它找出来。”未及郁闷，她又说了一句让我顿感内疚的话：“你的牙怎么长的和别人不一样！”

然后，牙便没日没夜地痛，牙床也肿了起来。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，说我胖和瘦的人皆有之。但裤带渐长，已无法正常维系，只好拿菜刀切去 5 公分。

第三次如约去医院，小大夫说这次可以封堵了。我一惊：现在比没治的时候更坏呀！小大夫看了说：“哦，是还肿着呢。”接着用她那纤纤玉指摁压患处，力道却有如作足底的生猛小伙，疼得我倒吸三口凉气！又拿什么扎了几下，判定只是发炎，于是，开了两种消炎药，给了四天宽展期。

四天到，一样的痛。决定另投医。我对挂号的说：“给个专家号吧。”里边甩出一句：“我们这儿的大夫个个都是专家！”

又是一个女大夫，但年龄要大一些，这多少让人放心一点。她使用了很先进的仪器，回头告护士：“请主任会诊。”

主任还是个女大夫。检查的结论：可能是“根裂”，但可能不严重。有两种选择：一是根管治疗，一是拔掉。我问根管治疗的效果，主任说：很难讲，过一阵也许还得拔。

我一跺脚（不敢咬牙）：拔！

在“拔牙科”终于遇上了一个男大夫，很年轻。估计拔牙是个力气活，女大夫力不从心罢。小伙子很热情，极力主张我去照 CT，以确定是否牙根开裂，如果不是就可以继续根管治疗。我纳闷：那应该是前面的大夫关心的事呀！

捱不过他的好意，去作 CT，被捆绑 20 分钟。隔着玻璃窗看 CT 大夫盯着电脑摇头叹气的样子，觉得麻烦可能不小。

CT 影像通过电脑传到“拔牙科”。年轻大夫说：是根裂，但可以只拔掉半颗，这样会有许多好处。我问：效果呢？年轻大夫说：那可不敢肯定。不过如果不行，还可以再把留下的一半拔掉。我喊一样地说：“全拔！”

打了麻药，年轻大夫站起身，钳着那颗牙发力。感觉牙床在咯吱咯吱地响——可怜的牙儿舍不得离开生它养它的故土啊！

带着那颗孤苦伶仃的牙回来。麻药效力过去，剧痛接踵而至。坐立不安，心烦意乱！
电话一律不接，短信一概不回！别烦我，疼着呢！

2008·6·11